

美国第一夫人

从玛丽到希拉里



李树军
郭洪新
主编



知识出版社

127
/1

美国

第一夫人

——从玛丽到希拉里

主 编

~~郭洪新~~ 李树军

知 识 出 版 社

北 京 · 1994

(京)新登字 188 号

000099

美国第一夫人

——从玛丽到希拉里

主 编：郭洪新 李树军

责任编辑：周锡培 严 峻

封面设计：陈 余

技术设计：杜小端

出版发行：知识出版社

(北京阜成门北大街 17 号 100037)

印 刷：北京人民文学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版 次：1994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199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张：10.25

开 本：787×1092 1/32

字 数：210 千

印 数：1—10000

ISBN 7-5015-1147-0/K·78

定 价：6.80 元

314/15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 美国第一夫人——从玛丽到希拉里/郭洪
李树军主编. —北京: 知识出版社, 1994
ISBN 7-5015-1147-0

- I. 美…
- II. 郭…
- III. 总统一夫人—传记—美国
- IV. K837.127.5

前言

1984年4月中旬，在美国密歇根州大拉皮兹市召开了全美首届“第一夫人”会议，目的在于共同探讨现代“第一夫人”的“私生活和社会义务”。美国的“第一夫人”，既是一时的“白宫女主人”，又是美国政治中的重要角色，总统事业的几乎每一个方面都烙印着她们的痕迹。同时，她们又是与众不同的女人。同古代中世纪那种“后妃干政”相比，她们发挥着愈来愈积极的社会作用。因此，研究美国首脑，不能不研究美国“第一夫人”；了解美国女性，不能不走进美国“第一夫人”的内心世界。

总统夫人是总统生活和事业的贤内助，她们比政府官员更容易感觉到总统思想的脉搏。在丈夫未成为总统之前，她们为丈夫的竞选而四处奔波，还要为丈夫营造一个温暖舒适的家。一旦她们的丈夫入主白宫，成为美国的一号人物时，她们便也成为了新闻的焦点、人们的话题。人们希望从她们的性格、举止中窥见总统的秘密，商人们则乐意于从她们的着装、喜好中获得谋利的灵感，因为总统夫人的着装，很容易成为美国妇女效仿的时尚，而她们的宠物则往往随着女主人地位的上升而身价百倍。总统夫人影响政坛风云，影响商界的决策，可是她们本身的个性，她们的思想却因此而变得不为人知和不为人所关注了。我们不能也不应该忽视“第一夫

人”们在社会交往和公共事业中所发挥的独特作用，我们敬重她们在“教育”、“福利”和“美化环境”等方面所创造的卓越奇迹。但是，所有这一切却是广大的普通群众，所难以学到和做到的，因为在短短的几年中，“第一夫人”只有一个。

历史所能留住的，同时也是最为永恒的是这些不凡女人的思想和个性。这些精神上的财富在她们还只是少女时，便在心中埋下了种子，即使她们为人妻、为人母，这些灵魂深处的东西也并未随着岁月的流逝和众人的喝彩而消逝，岁月的年轮和与众不同的履历，把她们的精神世界装点的更加完美和鲜明。尽管她们的命运各不相同，但是她们每一个人的生活经历却都是一部写不完、读不尽的人生著作。你或许对美国总统了如指掌，然而你却未必了解“第一夫人”的生活和心理历程。她们之中有声名显赫的女强人，也有平平常常的家庭主妇，可是，不管是谁，了解她们，也就了解了自己的不足。这便是我们编写这部书的主要目的。

本书写作过程中，参阅了大量国内外有关的最新中外文资料，但由于笔者水平有限，书中会有很多不妥之处，敬请各位专家、学者及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郭洪新 李树军

1993年10月1日

目 录

谁最有希望当总统就嫁给谁

——玛丽·托德·林肯 (1)

最早到过中国的美国第一夫人

——朱莉娅·博格斯·登特·格兰特 (25)

不走运的语言学家

——卢·亨利·胡佛 (34)

她吃过宋美龄的醋

——安娜·埃莉诺·罗斯福·罗斯福 (48)

住在白宫外的第一夫人

——伊丽莎白(贝丝)·弗吉尼亚·华莱士·杜鲁门 (73)

置身于粉红色的环境中

——玛丽(玛米)·吉尼瓦·杜德·艾森豪威尔 (96)

追求完美 完美人生

——杰奎琳·布维尔·肯尼迪 (119)

先考虑我丈夫,最后考虑我

——克劳迪娅(拉迪·伯德)·泰勒·约翰逊 (152)

打开白宫所有的灯

——西尔玛(帕特)·凯瑟琳·瑞安·尼克松…… (167)

我希望我是一条章鱼

——伊丽莎白·安妮(贝蒂)·布卢默·沃
伦·福特…… (190)

最完美的政治伴侣

——罗莎琳·史密斯·卡特…… (204)

我是个爱操心的人

——南希·戴维斯·里根…… (2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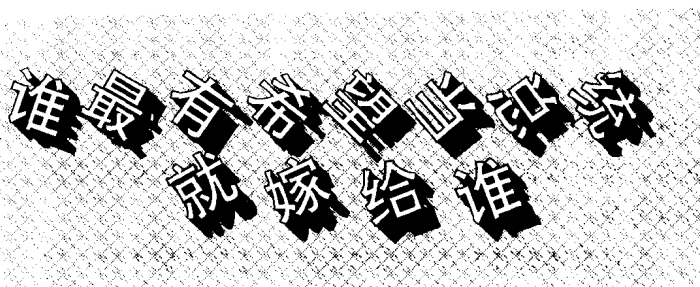
别想在内阁会上看到我

——芭芭拉·皮尔斯·布什…… (264)

她不比总统逊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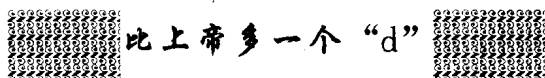
——希拉里·罗德海姆·克林顿…… (275)

后 记 …… (318)



▲玛丽·托德·林肯▲

白宫最著名的“幽灵”恐怕就是亚伯拉罕·林肯了。把林肯卧室当作办公室的埃莉诺·罗斯福夫人甚至能感觉到这个“伟大的解放者”在她面前显灵。人们很难想像到，作为出身于社会底层的总统的妻子，林肯夫人在衣着打扮上却是那样的奢侈，以致于后人把她比做菲律宾的伊梅尔达·马科斯。出于对那位“出类拔萃和道德高尚的”“英雄”（马克思语）的敬仰，人们对他的妻子被宣布为精神病患者时不能不流露出同情的目光。



玛丽·托德家的人常自夸他们的家谱可以上溯到16世纪。她的曾祖父和祖父们以及叔伯祖父们都当过将军和州长，其中一位还荣膺海军部长。玛丽的父亲罗伯特·史密斯·托德是肯塔基州列克星敦著名的银行家，因而她荣幸地被送到

该州一所由法国夫妇管理的学校学习。这对夫妇是在“法国大革命”期间为避免上断头台而逃离巴黎的法国贵族的。他们用巴黎腔教玛丽说法语，而且还教她跳交谊舞和塞加西亚圆舞，就像那些温柔的求爱者在凡尔赛跳的一样。有了这些资本，她可以常在州长、议员和上流社会的人物中周旋，并引以为荣。

出自贫寒的林肯则对托德家族的这番炫耀十分反感。一次，有人问林肯为什么托德家有那么一个姓，林肯风趣地回答说，他认为上帝有一个“d”（God）就够了，而托德家则一定要有两个“d”（Todd）。真可谓入木三分了。

形势急转直下

在7个孩子中，美丽的小姑娘玛丽排行第四，深受亲属们尤其是母亲的喜爱。她是个相当敏感的孩子，母亲去世时，虽然她只有6岁，但她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却心情极其忧伤，甚至可以说是痛苦不堪。因而当父亲再婚后，她在感情上无法接受那位陌生的女人，与继母相处得很不好。而林肯9岁时也失去了母亲，却能与次年走进家门的继母和睦相处，称其为“天使母亲”，继母待他也视如己出。

玛丽的父亲与继母又生下了9个孩子，这使她开始对这个大家庭变得冷漠、轻视。或许为了引起父亲的注意，只要一受挫折，她就哭泣不止。同时，她变得更易动怒了，稍不顺心，便大发雷霆，以致于亲朋好友没有人不知道她的坏脾气。玛丽冲动和暴躁的心态使其性格变得执拗和倔强起来。很小的时候她就学会了用讥讽和挖苦的言辞来疏远那些对她具

有吸引力的人。生活中，她真正感兴趣的是华丽的服装，总是无休止地要那些适合自己穿的衣服，这种嗜好使其一生不得安宁。而她也很早就从父亲那里懂得了权力会带来特殊利益的道理，并日渐崇尚政治权力。由于当时妇女还不享受选举权，所以她不可能获得政治权力。但是她想到，要是她嫁给一个有权有势的人，结果又该当如何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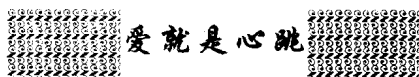
谁最有希望当总统就嫁给谁



玛丽·托德有着一一种高傲的、目空一切的气质，她把自己的优点看得高不可及。她一直有一种信念：总有一天她要嫁给一位将来要当总统的人物，以弥补因妇女无选举权而不能进入权力阶层的缺憾。她不仅坚持这一点，而且公开谈论。借此炫耀，无丝毫收敛之意。许多人听起来感到荒唐可笑，对她评头品足，她甚至成了人们背后议论的笑料和谈资，就连她的姐姐伊丽莎白在谈到玛丽时也说：“她喜欢自我表现、炫耀、吹嘘，她是我所见到的最有野心的一个女人。”

1839年的一天，她和继母吵了一架，一怒之下离开了父亲家，到伊利诺斯州的斯普林菲尔德，与已婚的姐姐住在一起。当时，斯普林菲尔德还是个地处边远而又肮脏的小城镇，漫无秩序地向大草原伸展。这里没有公路，没有灯光，没有人行道，更没有排水管道。牛群在城里随意走动，猪群在主要街道上的泥坑里打滚，一堆堆粪便在空气中散发着臭味儿。城里的居民总共只有1500人，按理说，这里不是玛丽实现抱负的地方。然而，恰恰是在1839年的斯普林菲尔德，竟然有两名青年成了1860年的总统候选人：一位是斯蒂芬·A·道

格拉斯，他是北方民主党的候选人；另一位就是亚伯拉罕·林肯，他是共和党的候选人。这两个青年都见到了美貌的玛丽·托德小姐，也都同时向她表白爱慕之情，都曾拥抱过她。而玛丽也承认，这两个人都向她求过婚。当有人问她到底想嫁给谁时，她姐姐代为答道：“我妹妹说过，‘谁最有希望当总统就嫁给谁。’”奇怪的是，过于自负的、受过良好教育的玛丽小姐，又是如何看中全部上学时间加在一起还不到一年的穷小子林肯的呢？何况玛丽的姐姐伊丽莎白和姐夫尼尼安·爱德华兹一直反对他们的交往呢？！



身高六英尺四英寸、手臂修长、肌肉健壮、臂力过人的亚伯拉罕·林肯，生性腼腆，走起路来显得很笨拙。而玛丽·托德则是位典型的美女——明亮的蓝眼睛，长长的眼睫毛，泛着黄铜色光的浅棕色头发，可爱的面庞，身材优美，还拥有上帝所能创造的最完美的胳膊和手。她姐夫甚至这样谈起他的小姨子：“玛丽能使一位主教忘记他的祷词。”当玛丽和林肯在一个社交场合初次相见时，30岁的林肯对21岁的妙龄少女说：“我想和您以最糟糕的方式跳个舞。”后来玛丽揶揄地评论说，他当时的意思肯定是说：“以最最糟糕的方式”。

自从林肯结识了玛丽小姐以后，便被她磁石般的魅力吸引住了——她是第一个走进他生活圈子里的泼辣而有才华的女人。当时，林肯已是州会议员和持有开业证书的律师了。他与玛丽的姐夫尼尼安·爱德华兹都属于州议会中的“九个

高个子”之一。林肯还曾是干农活的行家里手，他做过伐树开荒、砍烧灌木、劈栅栏木条、拉大锯、犁、耙、铲、种、锄。样样精通。他割过庄稼，挤过牛奶，帮邻居盖过房子，剥过玉米皮，还杀过猪。由于常常独自在树林里劳动，孤寂的荒野环境养成他孤僻而坚强的性格。来自于社会底层的实践使他拥有“某种深得人心的魅力和气派”，使他最终成为美国历史上“新时代国家统治者的楷模”，而他也因“劈栅栏木条者”的拓荒者形象在当时和以后的年代中享有盛名。

玛丽·托德感觉到了林肯的这种内在的力量，因而在1840年与林肯订了婚，她的姐姐和姐夫都竭力反对，说她自暴自弃，说她和林肯出身于不同的阶级，不是门当户对。玛丽直截了当地说，林肯有前途，是她所遇到的人中最中意的对象。然而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原定次年初举办婚礼的日子往后推迟了，直到1842年11月4日才由一位圣公会牧师主持完婚。结婚前几天，玛丽才把消息告诉家里，因而参加婚礼的人很少，只有几个亲朋好友光临。他们甚至未向林肯家人发出邀请。

婚后，林肯夫妇共生育了4个儿子，只有1843年8月出生的长子罗伯·托德·林肯长大成人，南北战争时期毕业于哈佛大学，参军后在格兰特将军的部队里任职，后任加菲尔德总统的陆军部长。次子爱德华·贝克·林肯在1850年4岁时夭折于斯普林菲尔德。三子威廉·沃利斯12岁时病死于白宫。幼子托马斯·林肯是林肯最宠爱的孩子。托马斯从小热情活泼，淘气可爱，他和林肯之间真挚的父子之情使总统在痛苦的战争年代得到不少安慰与快乐。林肯被刺身亡时托马斯年仅12岁，不久随母去欧洲定居，重返美国之后先其母11

年病故。

莫名其妙的恐惧症

新婚燕尔，玛丽和林肯搬到斯普林菲尔德简朴的环球旅馆一个单人房间居住。显然，玛丽对林肯的贫困状况知之甚少。她对这里的生活条件极为不满，也害怕朋友们在背后嘲笑自己，因为这里每周的食宿费仅有 4 美元。

长子罗伯特出世后，他们的房间更加拥挤了，居住条件极为不佳。不久，他们不得不花 1500 美元购买了一套一层半的木结构楼房，好在离市中心只有几条街。这样一来，他们就能像别人那样生活了，儿子也有块空地可以玩耍，玛丽也略感轻松了一些。

家务劳动是相当繁重的，接二连三地生孩子使玛丽感到有些吃不消。以前，她一直生活在富裕家庭，仆人们会把一应杂事搞得井井有条。现在则不同了，她必须靠有限的一点钱去支付一切开支，打扫房间、做饭、洗衣服和看孩子这些事都要她自己动手去干。她现在发现，当初在学校所学的婚姻知识，现在一点都用不上。有时她甚至想是不是自己来到了另一个世界。但她并未因此而离开林肯。

由于林肯过苦日子过惯了，所以他不太能理解玛丽的苦衷，也很少帮助她做家务——因为他实在太忙了：他在第八巡回审判区内东奔西走，审理案件，足迹遍及区内的 15 个县，全区从斯普林菲尔德起，到印第安纳州边界止，横向 120 英里，纵向 160 英里；他时而骑马，时而乘轻便马车，奔波在广阔无垠的大草原的坎坷道路上，有时走一两小时还不见人

烟，如遇到刮风下雨的恶劣天气则苦不堪言。当然，这一切并不妨碍他喜欢孩子，和他们玩得很开心，但他从不管教孩子，与教子甚严的妻子形成鲜明对比。面对眼前的困难处境，林肯总是竭力避免同妻子发生争执。一旦形成顶牛局面，林肯就会出去散步。

艰难的生活使玛丽变得越来越注重金钱了，她不得不暂时打消买华丽衣服的念头。伴随这种紧张的日子，玛丽得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症，特别害怕暴风雨，而且她儿女心特别重，一旦孩子在视线中消失，她就心惊肉跳，惊恐不安。为此，林肯在律师事务所的一个同事竟把玛丽描绘成一个半疯半癫、粗暴凶恶的妇女，以此表明她是林肯生活悲惨的根源。

与林肯的朋友合不来

林肯刚到斯普林菲尔德的时候，结识了一个名叫乔舒亚·斯皮德的开杂货店的朋友。当时，林肯在斯皮德的店前勒住马，询问单人用的被褥多少钱一套，斯皮德要价 17 美元。林肯说：“价钱倒挺便宜，可我没有现钱，如果你肯让我赊账到圣诞节，而我又能在这里顺利地开业当律师的话，到时我一定如数偿还。万一我倒运，那就只好一辈子欠你的账了。”斯皮德后来回忆说：“他那忧伤凄怆的语调不禁使我对他产生了深切的同情，……我从来也没见过这样忧郁的面容。”斯皮德慷慨地叫林肯和他合睡商店楼上的一张大双人床。于是林肯便把鞍囊提上楼，下楼时面带喜色地说：“啊，斯皮德，我真感动！”他们之间始终不渝的友谊就这样开始了。

不知什么地方，从什么时候起，玛丽得知斯皮德曾劝说

林肯不要与她结婚——说不定正是斯皮德的忠告才使林肯1841年推迟婚期并险些告吹的——的消息，心中十分不悦。在玛丽的一再要求下，林肯只好在信尾只问候“斯皮德夫人好”，而不再问候“斯皮德夫妇好”。

林肯的另一个朋友是合伙开律师事务所的搭档比尔·赫恩登。当林肯主动提出与赫恩登合作时，赫恩登又惊又喜。林肯只是说：“比尔，我信得过你，你也信得过我。”此后多年，林肯一直称赫恩登为“比尔”，而初出茅庐的赫恩登则称林肯为“林肯先生”。林肯选中这个不贪钱财、富于幻想、容易冲动的小伙子作为合作者，除了法律事务上的原因外，还有其政治上的考虑。林肯曾就奴隶制问题问赫恩登：“是什么东西促使你认为奴隶制必须根除呢？”赫恩登回答说：“我从内心深处感到必须这么办。”

奇怪的是，在他们合伙的几年中，玛丽与赫恩登的关系一直很僵，相互看不顺眼，玛丽从未邀请赫恩登来家作客。多年后，赫恩登把玛丽描绘成一个疯子，玛丽曾可怜兮兮地向外人打听，为何赫恩登要损坏她的名声。

险些绝了后望

1846年，林肯参加国会众议员的选举并获得成功。朋友们凑了200美元给林肯作个人竞选费用，选举结束后，他还给他们199美元25美分，说他在竞选中仅花了75美分。此时，林肯的年收入在1200~1500美元之间，家境状况已有所好转了。

选举结束后，林肯夫妇商量，把在斯普林菲尔德的私人

住宅以年租 90 美元的价钱租了出去，只保留阁楼上靠北的一间房储藏家俱。随后，林肯偕妻子玛丽、儿子罗伯特和爱德华去华盛顿上任。他们先到达肯塔基州的列克星敦——玛丽的娘家会见了亲友们，玛丽·托德得意地把当上了国会议员的丈夫介绍给大家，并在那儿逗留了 3 个星期。然后林肯一家乘坐马车和火车又走了一个星期，于 1847 年 12 月初赶在任期开始时抵达华盛顿。他们先住在布朗旅馆，后又移居斯普里格夫人的供应膳食的公寓——在这块地上后来盖起了国会图书馆。

但玛丽不喜欢住在首都。几个月后她和孩子们卷起铺盖，返回斯普林菲尔德家中，把林肯一人留在了华盛顿。林肯在结束了他在议会的第一任期后，也返回了斯普林菲尔德，重操律师旧业，举家团圆了。然而不幸的是，4 岁的爱德华突然因病夭折了。这一意外事故给玛丽的打击很大，她内心十分痛苦，只好到她所信奉的基督教长老会第一教堂中去寻求安慰。在追祭儿子的亡灵的同时，她也在默默地为自己祈祷着：主啊，还让我等多久呢？

 “玛丽，我们当迷了！” 

随着林肯收入的不断增加，随着他逐渐成为新兴的共和党的要人，在 19 世纪 50 年代后期，玛丽·林肯有时也能够兴高采烈地举行有二三百人参加的舞会了。她跟着他从拮据窘迫进入了富裕的中产阶级的舒适生活中。林肯在 1859 年的财产，包括他的房子、地产、田产和各种票据在内，大约值 1.5 万美元或更多一些。更重要的是，他作为一个演说家和